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

經濟編

人類

知己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

阨與於者文不可不思二語

客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旣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

出于齊而乞食餧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不忘故舊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

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文公即位賞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

火之人無功而旌之

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屛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唐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

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規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
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
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
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
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

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巳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

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文帝時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

言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予厲王書諫數之、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王矦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矦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

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

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韓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令請僕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

崔駰誡竇憲書

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袁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

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朔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强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

忠焉若輔而與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晉謝萬為豫州都督王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焉不能用果敢、

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員方員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

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飲日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倍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寳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

袁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于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于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嘆況

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乎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帷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毗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體

慕容皝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君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

竇之迹矣每覩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妹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濺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載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

暨及三將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以畏我
境日廣況乃皇皇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
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
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
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棺錢本
糞土故將得錢而夢汙穢將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
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
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
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是擬之管葛王濛謝

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殷運

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肯命推務而甯自申入猶小好名既身因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蓋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華也浩固辭不起

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

崧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玆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項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㗀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恩宰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郎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狄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嘿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執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韓愈諫臣論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責官大

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

亦行也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

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

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

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

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

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

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

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

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

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不能料於後也將沈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特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　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

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嚆矢桁楊接槢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劉敞與王介甫書

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誇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

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條例一司已不當置又其於中

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戸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此不可敦）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此不可柰）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顧市傭而使

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劉後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天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無失其家主之法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定公時有得失原輙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肯為批答見士民方不

觀吾爲濫訟特此舉

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披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初介甫不相識察煩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辨將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當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

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爲介甫不取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狥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不問闒

之民迫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廪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歛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開言路者非如曏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聽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

與吳相書

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

兵黷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慄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華故

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蒙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鄒

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憶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拔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

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書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遽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惟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后介上孔中丞書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一

經濟編

人品類

義烈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通窮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計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
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
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
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
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
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
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
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

粵人秦之野人一段相照

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劒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郢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

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高義篇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斵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兎要褭古之

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以其利爲餘而開創酒雖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詬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

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

可不得將殁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郄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六正孔稱匡逆 五倫論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乃黜爲知覺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

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子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胄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

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眉批：此一段叙更自沉奇

佛肹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正奇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甲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甲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懲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君子死之意有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以激天下

不知其臣者。遂往殺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　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吳有士曰張胥鄒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鄒有罪拘將死譚夫吾今從而反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鄒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詐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

布衣之友君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友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遮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

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illegible]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并忍而不赦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遂誅皆盥洗更覦曰世適平目卽淸濁者自殺光武聞而微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爲司隷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㬋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救孤之一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
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
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
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
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　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恆行無義就
栲炙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
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
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此處用得麻語」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众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殮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

今茲此厚辭既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予之才窮該典籍甚精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逝付褊心執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困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鎮樂今日自還拔刃乎毋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騁望悵悵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伸，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illegible]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illegible]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

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主薄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

赴敵死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節士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閒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大先生宜示
照錄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鮑焦衣弊膚見絜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亦何不祥

矣

諸葛誕爲晉文帝所誅子靚奔吳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之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龔壯字子瑋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

行事慷慨
丢兩此經
治手非從

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illegible]士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者

邁德論

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可慨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勸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

容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梟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下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

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强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淸直之操亦有毁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竊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

夫正言無避，亦鄭、呂、栒、禰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奴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績豈辭于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斯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齎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尙十無一二，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唐李德裕近代

第十 論

豪俠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衰矣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荀悅遊俠論

刺客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以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 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擧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太傅言丹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丹憐樊
將[illegible]子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
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
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
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
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
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
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
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
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
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
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
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貫高詩不入天命至此

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

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輕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

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有此一死，可與其主名聞天下，其剩餘耳。

北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間於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

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戸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請中書爲吳元濟遊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